

民俗采风

# 那年元夜时 街市灯如昼

陆玉生

元宵节又叫上元节,是中国人特有的灯节,特色主要体现在“灯”上。

早年,在胶东很多地方都是土法做灯,譬如用胡萝卜和菜根做材料,老人管这叫“割灯”。我们蓬莱一般不用等到过十五,正月十三就提前将灯做好,当天晚上也会点上一两个,寓意早点亮,以后每天都点灯,一直到正月十七。正月十五是正日子,点得最多,也最热闹。

做灯的步骤如下:赶乡集,家家都买十几斤胡萝卜,做灯时,挑粗壮端直的,洗净、擦干,然后用刀切成5厘米左右的段,再将切好的胡萝卜段用小铁勺挖一个坑,然后往坑里浇上融化的蜡油,再裁上用黄纸卷做的灯芯,灯就做成了。一般一家最少要做三四十个胡萝卜灯。还要做两三个菜灯,寓意招财进宝,菜灯是用大白菜根做的,只在正月十五晚上和正月十六晚上才点。

家里有祖坟的,正月十五傍晚还要去莹上送灯,送十几个胡萝卜灯。

前两天,无意中翻出我1986年写的一篇日记,记录了我家当年过元宵节的情景,在此分享一下:

今天是元宵节,在乡下是一个十分热闹而有趣的节日。

晚饭是吃饺子。煮饺子时,在灶前烧火的父亲对我说:“陆玉生,把胡萝卜灯点上,送一个到门枕上。”我听到吩咐,立刻点一个胡萝卜灯,送到门口门枕上。小小灯碗里一汪蜡油闪闪燃烧着。老人们讲,这是给大门照亮,一年亮堂。刚回来,父亲又叫送一个到厢房,于是我又点一个送去,同样也是照亮。回来

又叫送一个正屋,送一个里屋,送一个套房,然后牛栏、猪圈、鸡窝各点一个送去。都送齐了,十余个粉红色的小灯在院里、屋里闪闪地燃烧着,风一刮,灯苗闪烁摆动,真像一个童话世界。

这时,村里零星响起几声爆竹。圆月东升,东邻家院里有棵高大的杏树,树叶落尽了,干枝芜杂,月亮从树枝的缝隙照过来,月光融融,和院里闪闪发光的灯光交相辉映,煞是好看。饺子煮熟了,母亲便从滚沸的锅里盛出三个饺子,舀了一勺汤,摆在供桌上。父亲从里屋拿出一摞黄纸,用火点着,散放在地上,然后端起供桌上的饺子碗,将汤洒在燃着的纸旁,乡下人称这为“浇典”,算是敬奉老天和祖宗的一种礼仪。此时,村里爆竹噼里啪啦响得更多更密了,不时还有几颗魔术弹飞向天空,划出几道红色或绿色的光弧,在天空炸开,飘浮一团团耀眼的火星。

吃了饭,便是放“简梅”,至今我不知其究竟叫什么,只是根据乡下人的口音管其叫“简梅”。是小孩拿在手里放的那种,或许是因它点燃时绽放的火花如同梅花一般,金灿灿的,所以就得此名?

不得而知。今年,父亲为省钱买的是最低劣的一种“土简梅”,早已没人放了。大概又因其是陈货,点上火后不爆花,需要到院里不断摇动,让风一吹,它才会喷出一簇簇金色的小梅花。我女儿不敢放,只好由我放了。我将一小扎“简梅”绑到木棍上,拿到院子里快速摇动,变换花样,“简梅”就随我手运动的轨迹,划出一个个花样多变的金色火

弧。父亲站在门外陪我,母亲、妻子和女儿趴在窗里,隔着玻璃看,女儿哈哈地笑。女儿笑得越响,我挥动得就越起劲,挥得越快,火花就喷射得越激烈而灿烂,愈发逗女儿笑得开心,哈哈……这会儿我仿佛也回到了童年,天真烂漫的童年多好啊!

月亮仿佛一个大银盘,清辉如水,普照大地。院子里树影斑驳,光影如画。四周的树枝间、房屋上仿佛罩了一层淡淡的雾纱,梦一般迷人,颇有些“烟笼寒水月笼沙”的意境。

随着鞭炮声,我走出街门,来到大街上。这儿更热闹,往西一望,整个一条街满是胡萝卜灯,一家门口两三个。小孩手里提着“洋筒梅”,闪闪刺眼的火花,“洋筒梅”比“土简梅”强多了,火花又大又炫丽。胡萝卜灯光、“简梅”的闪光和皎洁的月光交融在一起,仿佛一条热闹的天上街市,小孩提着火花飞溅的“简梅”乱窜,一会儿跑到这边,一会儿又跑到那边,嘻嘻哈哈,吵闹闹,恰似天街上的小童子。

啊!美丽的元宵夜,街市夜如昼!愿人间、愿生活永远这么美好!

……

转眼过去三十几年了,我也别离故土多年,早已疏远了那些经典的传统习俗。也许是老了,如今我经常会想起从前在乡下过年、过元宵节的情景,想起那些有趣的风俗和玩耍。比如放“简梅”、放“起花”、点胡萝卜灯……这些东西在今天看来很土气、很琐碎,但却是我珍藏于心底的闪光记忆。

乡村记忆

## 元宵节看灯

姜德照

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,也称作灯节。元宵节自古以来就有热烈喜庆的观灯习俗,这天晚上去街头看花灯、猜灯谜,是一种很有趣味的节日活动。

在农村,正月十五这天,不少人家下午到傍晚,要到自己先人的坟地送上一盏小灯笼。晚上,孩子们在街上放一些“滴滴金”之类的小烟花,如果说除夕放的鞭炮主要是听响声,声音越

大越有趣味,正月十五则以烟花的绚烂为追求。小时候,农村不可能办灯会,村里一般请公社的民间文艺团体到小学校园表演文艺节目。当节目结束,人们往外

走时,就在大门两旁的柱子上,燃放起用铁粉等材料自制的土烟花,噼里啪啦碎花飞溅,有人还站在墙头上,用大竹竿不断地挑动烟花向四周发散,那场景特别好看。

后来我在福山读初中,毕业那年的正月十五,满大街扎起了一个个特大的灯车,大体是以各个公社和县里各有关部门为单位,每个单位都有自己制作的特色灯车,形态各异,色彩斑斓,灯火辉煌。人们走出家门,看灯、猜灯谜,满大街都是欢快的人群,这些花灯在街上停留了好几天。

再后来,我到“江北水城”聊城上大学时,有一年正月十五到聊城光岳楼旁的环城湖旁看花灯。从光岳楼往东是一片保留着明清时代格局的建筑群,青砖红瓦的平房,单门独户的粉墙小院,高高低低

每个建筑上都装饰了花灯的造型,个个古色古香。沿着传统的石板街巷一路走下去,路旁小商家门口都挑起一盏大大小小的灯笼,远远看去,影影绰绰,宛如从《水浒传》里描写元宵节的情景中走出来。有的灯笼还带有灯谜,这些有着“脑筋急转弯”特点的灯谜,吸引着我们这些大学生的好胜心,免不了猜一番,猜对了,商家给个小小礼物。小孩子燃起了“滴滴金”一类的小烟花,嘻嘻哈哈满街跑,远处传来了鞭炮的响声。

当时感觉,烟台地区的元宵节更具时代特点,而鲁西地区的元宵节传统的味道更浓。也许是自己的年龄大了,看灯会的兴致少了很多,但记忆中有关元宵节灯会的那些小片段,仍让我沉浸在一种回味传统文化的氤氲中。



## 萝卜灯

程绍堂



萝卜灯,顾名思义就是用萝卜制作的灯。上世纪80年代之前,每年的元宵节,父亲都会做萝卜灯。

随着时代的变迁,如今家长们大多会给孩子买美观、新奇的塑料灯。然而,我对萝卜灯却情有独钟,总觉得过元宵节没有萝卜灯,似乎少了一丝传统习俗的味道和气氛。

童年时,父母舍不得花钱买现成的灯笼过元宵节,父亲就带着我们制作萝卜灯。父亲虽然平时对我们管教很严,不轻易满足我们的要求,但为我们做萝卜灯却一直有求必应,每年的元宵节都会主动给我们做。

元宵节这天,父亲会早早地从窖子里挖出几个粗细合适的萝卜和胡萝卜,将两头各削去一截,以大头做底,用刀子在小头一端的中心剜出一个深浅适度的凹槽,然后用棉花和草秆捻成一根灯芯插进凹槽中心,再用过年剩下的蜡烛头熬成油灌进去,一盏盏萝卜灯就制成了。其实,萝卜灯的灯油最好是花生油或大豆油,不但燃起来灯头亮,而且不冒烟、无异味,比蜡烛油好得多,但父亲舍不得用食用油当灯油,只能用蜡烛油了。

萝卜灯做好后,我们就盼着天黑,因为只有天黑了,父亲才准许我们点萝卜灯。

夜幕降临,父亲让我将大门口、磨盘上、窗台、灶台等处分别放上一盏点燃的萝卜灯,最后让我拿着点燃的萝卜灯到房前屋后和家中各个角落照一照,尤其要仔细照一照炕头、粮囤、水缸、鸡窝、猪栏、果树,我总是一溜小跑到处照,不喊我吃饭不停下。

父亲说,照炕头,会使家人睡得好、精神头大;照粮囤,会使粮食不生虫子、不受损;照水缸,喝了水缸里的水不会得病;照鸡窝,会使鸡多下蛋;照猪栏,会使猪肥得快;照果树,会使果树多结果……父亲说,凡是用灯照过的地方日后都会吉祥如意。

父亲已去世多年,但他做萝卜灯的情景却历历在目。萝卜灯的制作并不复杂,但制作过程充满了乐趣,有着别样的快乐。每当那一盏盏萝卜灯在漆黑的夜里闪耀着点点烛光时,宁静的院落和屋内立马就会增添一种温馨的感觉,让生活充满了希望和期待。

萝卜灯伴随着我度过了快乐的童年时光,也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温暖和希望。

## 张格庄抬阁

刘宗俊



福山区张格庄抬阁起源于清初,如今已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,几乎成为正月十五福山“秧歌进城”的保留节目,是当之无愧的压轴表演。很多上了年纪的老人元宵节到福山城区,就是奔着它来的,看到失传多年的民俗表演又回来了,激动得热泪盈眶。

抬阁顾名思义,就是人们抬着一个用竹木或铁质材料扎制成的类似“阁”的架子进行表演。阁分平阁、高阁,平阁只设一层架子,表演者或站或坐其上表演;高阁也被称为“铁枝”,制作表演较为复杂,即在主架上再分上、中、下三架,每架的分枝上分别安排不同的表演者。

张格庄抬阁高3.65—3.85米,长宽各1.2米,主枝和架子不仅要坚固还要轻盈、巧妙,既能承重又能满足不同造型的要求。高阁表演要利用道具和表演者的衣服饰品等遮掩架子,使观者看不到架身,如同表演者真的站在空中一样。表演节目多就地取材,题

材多来源于神话传说或民间故事,以《牛郎织女》《白蛇传》《三打白骨精》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等最为常见。

抬阁表演时,为保证表演者的安全,架子上多见一些长长的飘带,一是好看,二可以通过这些飘带维持平衡。而在阁旁,还可见伴随修行者手持长叉,这些长叉除为表演者传递道具外,也用于维持架子平衡。阁上表演者为2名儿童,男女各一,长相俊朗。上阁儿童略施粉黛,面色粉红,在架子上做出多种动作,并结合所扮演的角色和人物特点做出多种表情,活灵活现。

每台抬阁反映一个内容,都是精选的民间故事或戏剧情节,通过彩制景物的巧妙衬托,达到与在舞台唱、做、念、打同样传神的效果,构成了一幅富有诗意的图画。